

DEC 16 1932

殖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奉上海市政府咨准內政部註冊

第一卷

民國廿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第五期

(散刊因印刷所遷移以改換明持諸君)

殖邊月刊
(中國殖邊社社刊)
編輯人 高君實
發行人 呂信博
發行所 上海愛麥虞限路
文元坊二〇六號
中國殖邊社社刊
印刷所 中國科學公司

本期目次

- 長求諸己(五三)
- 蒙古遊記(五七)
- 民國二十一年以前邊疆大勢(四)
- 旅大與烟威(總)(六三)
- 塞外(小說)(六六)
- 邊疆消息
- 本社消息(七三)
- 社員通訊
- 徵稿規則
- 廣告規則

汪 揚
陸 翔
高 君
蔡 民
湯 澄
董 英

價目表

(國內) 每期售洋二分
全年十二期售洋三角
(國外) 每期加郵費五分
全年加郵費六角
邊疆各省照國內計算

曷求諸己 汪·揚·

此次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公佈,除對於暴日侵略野心含糊提及外,大都不利於我,尤以結論中之第十條,荒謬絕倫,不但欲以滿蒙置諸國際共管之下,其於共同管理中國之心,亦躍然紙上,國人對此,營議橫生,然而所謂營議者,於國無補,於事無濟,故欲根本救國,惟有反求諸己!

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初,羣情憤激,我國始終即失策於不抵抗主義,而乞憐於帝國主義者之和平分贓集團,其解決之方,不爲幫助其夥伴實行打劫,即爲要求其夥伴和平分贓,早爲識者所料及,故此吾人對於李頓君等之報告書結論,殊不欲置喙,所當急求者,共下決心,準備犧牲,以自求其出路而已。

記得去年遼事暴發之初,日友某君語予曰:『持平而論,東北確爲貴國之土地,然所以經營之者實爲日本,現下日本之與滿蒙,已成不可分離之一片,日本之努力於滿蒙者垂六十年,今君等果欲恢復滿蒙之地位,亦非五六十年不爲功,徒唱高調不過徒增吾人之笑傲耳。』此言也,雖屬過分,要有真理,溯自甲子戰役,遼東已割,李鴻章藉外交之力,得慶珠還,於今垂三十八年,此三十八年之中,敵我之勢,果何如乎,論學術,則彼之於滿蒙也,設科研究,擬具方針,年前滿蒙國際大學之設,每年學生旅行滿蒙之津貼費用,皆需萬金,揆其用心,可以想見,論經濟,彼之於滿蒙也,開辦鐵路,興築工場,盡力繁榮南洲鐵路株式會社,以爲藉口,侵佔之根據,對於拓殖,尤具深心,設立專省,詳密計劃,以我較之,嗟乎,其後,我疏未雨綢繆之功,彼得鵲巢鳩佔



之實，我實不兢於人何尤，故今日之中國捨奮起直追無挽救之方，捨力圖自救無自強之道，李頓報告書在敵我兩國均不謂然，而於國際關係，利害甚大，舉國上下，必以死爭，否則俄以突西鐵道足以亡新疆，法以滇越鐵道足以制滇桂，將來各援成例，必致陸沉，以今日之環境，度世界之大勢，捨民族自決，不足以圖存，捨努力殖邊，不足以固防，吾人不但對於李頓之報告書應予以根本之否認，而於其代表國際心理之言論，尤應視為當頭之棒喝！

蒙古遊記

法國許克著 吳江陸翔譯

第一章

啓程之準備 翁牛特旗之困苦

千八百四十四年歲首，西王之書，忽焉遞達，西王者蒙古傳教區之首邑，吾儕欲從事攷察韃靼之風土人情與夫是區之幅員疆界，主教遂致書相告以助遠征計畫之實行，是遊也，商榷久矣，今乃確定，即遣一近今歸依吾教之青年喇嘛往覓放牧於奈曼旗（翔按 奈曼旗在熱河東部）之駱駝數頭，吾輩當靜待其歸來之際，即將關於蒙古之著作，急速完成，蓋是類著作之編纂歷時已久也。

度此寂寥之時日，吾儕仍繼續寓居於喬治公旦基，是為翁牛特旗（翔按 翁牛特旗在今熱河省赤峯縣）之屬地，其地似經重大之變革，今日居民僉謂古代據有是土者實為高麗民族，後因戰敗而被逐，遂竄居於今日所生息之黃海日本海間半島中，在此韃靼區域，時逢名城遺墟及堡壘殘跡，與歐洲中古時代所遺留者相同也，於此遺址墾掘，不難獲得古代戈矛矢鏃殘遺器物及滿貯高麗錢幣之盆盂。

十七世紀中葉，漢族始侵入是地，是時其地尚甚饒沃，嶺巘之間，林木蔚翳，水草豐盛，蒙古行帳彌滿於深壑邃谷之間，華人稍納租稅，即可獲其地之耕種權，由是土宇漸闢，韃靼被迫流亡，驅其牲畜而他牧，地方情狀，因而大變，羣木盡拔，嶺巘濯濯，畜牧之場，多被焚燬，其地之富源遂盡為此客居農民所剝削矣。

今則是地幾盡為漢人所佔，且氣候劇變之為害於地方，推其原因，似由於漢人之摧殘太甚，是地旱災疊見，一歲之中，土地膏液幾盡為春季烈風所吸收，天容慘淡，羣衆戰慄以待大禍之臨，勁颼疊起，綿延至夏季而不可已，塵沙障天，旋繞馳舞，空氣之中，厚濁昏闇，雖當正午，若在深夜，且其昏闇，濃重幽深，實較最黝黑之深夜，尤覺可怖，狂風既起，大雨旋至，民間戰怖益甚，蓋雨勢絕猛，天際時或開裂，所挾之水，盡量傾瀉，若瀑布之突至，田畝屋廬盡淹於泥海之中，其掀天之波濤，循山谷而下駛，所過之處，無不掃盪，水退亦速，數小時後，土地又露，然廬舍草木，渺無遺孑，所存者惟滿堆碎礫之深坎而已，不復能重施犁鋤矣。

是地時降冰雹，顆粒之大，逾越恆狀，吾儕目覩之雹有重至十二利佛爾（法重量名合半基落格姆）者，可盡斃牲畜於俄頃之間，千八百四十三年狂風暴雨之際，天際風吼，其聲可怖，有頃，距吾儕寓舍不遠之田間，落一冰塊，其大過于磨盤，居民碎之以斧，雖當溫度最高之季，亦須三日乃能使之全體融化。

水旱疊見，饑饉以成，居民盡罹其殃，爲害最烈，而歷久不忘者，厥惟千八百卅二年，即清道光十二年之災。閭閻間先有一普遍之預言，根據安在，莫從究詰。至千八百卅一年之冬，而此可怖之風說愈熾，謂明年不論貧富，血溢山嶺，骨填溪壑，是類傳說，衆口一辭，兒童遊戲，往復播誦。至千八百卅二年歲首，而此驚人之預言竟實現矣。是歲春夏，久旱不雨，秋間霜降，麥苗盡萎，收穫蕩然。居民既無所資以爲生，不得不捨其田宅牲畜以易穀，穀與黃金同價，山間之草既盡，饑民遂掘地以求食，雖樹根亦無遺子。此聳人聽聞之預言，竟如量而徵驗。蓋飢民有踰躅赴山以求草芟，遂死于嶺上者，道路之間，尸骸枕藉，屋舍之中，死者充仞，炊烟絕于村落，饑饉之禍遍於閭巷，固無分乎貧富也。

星期一鎮日準備遠征隊之行裝，全體服役，有補綴藍布大行帳者，有斲削應用之木杙者，有楷拭銅鍋者，有修整三足架者，有配置駝鞍者，縫工，木匠，鍋匠，繩工，鞍工，麇集於吾儕寓舍之小院中，蓋凡吾基督教士不論品位高下，皆知其司鐸非充分準備，必不貿然遠征也。

星期二晨間諸事皆備，惟待穿駝鼻，貫木於中以資牽引耳。此事委諸青年喇嘛，駝當穿鼻時，發悽烈之呼聲，村中教士，聞聲畢集，斯時喇嘛，至足自豪，羣衆對之圍繞駢列，皆欲觀其所爲，彼輕擊繫於貫木之繩而牽引之，駝即馴服，惟其所欲，既而彼將兩遠征司鐸之行李，裝列纏縛於駝背，華人之觀是者，無不引爲奇觀，準備既畢，吾儕飲茶一盃，羣赴教堂，作啓程之禱，與衆流淚握別而行，桑特興拔（即喇嘛歸依基督教後之名）乘壯碩之黑騾以前導，後爲裝載行李之兩駝，最後爲茄勃與許克兩司鐸乘牝駝，一騎白馬。

吾儕之遠行也，立志捐棄歸俗而爲韃靼人矣，然起程之初，尙不能盡脫漢風，不特上道時漢籍教士或乘騎追隨，或徒步相從，以壯行色，且不得以喬治公旦基著名教士所設之旅店爲首日行程之歇宿處焉。（本節完餘待續）

民國二十一年以前邊疆大勢（四）

高君實

光緒三十三年日人強佔間島及木溪湖煤礦，阻我建築新法鐵路，違約不撤營口支線，迫我借款建築新奉吉長二路，增設大連海關並攫取實權。

光緒三十四年，中日合辦鴨綠江木植公司以採伐鴨綠江右岸森林，宣統元年，日用強橫手段，改築安奉鐵路，乘我政府初定，訂立間島條約及滿洲五案協約，迫我允許以圖門江爲國界，韓人得在北岸墾殖居住，建築吉會鐵路，開採撫順烟台煤礦，又指使俄國阻我建築錦齊鐵路，侵奪渤海捕魚領海之權，架置鴨綠江橋，強佔南滿沿線及長春以南各地電線及旅順芝罘間海底電線，延不交還，光緒二年，減輕滿鮮國界關稅；民國二年，借端要求建築開原至海龍，四平街至洮南，洮南至熱河，洮南至長壽，海龍至吉林五路之權，以上爲對日本者言也，俄國雖經戰敗，然在北滿勢力尙存，且與日本互定範圍，以避衝突，光緒三十四年，訂立北滿稅關章程，宣統元年，訂立東清鐵道界內組織自治會協約，規定俄人得參預鐵路沿線各埠如哈爾濱滿洲里

海爾等處之行政權；宣統二年，締結開放松花江航行條約，後復嗾使呼倫貝爾獨立；民國四年，訂立呼倫貝爾協約，承認呼倫之自治制與俄國得以干涉行政權；直至拉俄國革命，呼倫始由我國收回，以上為對俄者言也。

民國三年，歐戰爆發，日本乘機奪取膠州，佔領山東諸地。明年，日使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並用最後通牒迫我於五月九日答覆，遂於五月二十五日由章宗祥曹汝霖等簽字訂約，其第二號關於東北者：

- (一) 旅順大連及南滿路安奉路租借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
- (二)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此即所謂商租權。）
- (三) 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一切生意。
- (四) 如有日本臣民及中國臣民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時，中國政府可允准之。
- (五) 中國允在東蒙開商埠。
- (六) 改訂吉長鐵路借款合同。

同時由陸徵祥照會，允許日人開採鑛區九處，並約定借款須先向日本商借，顧問須先向日本聘請等等。及民國七年巴黎和會時，我國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未有結果。及至民國十年華盛頓會議，我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條，日本乃宣言放棄借款及聘請顧問之優先權。

民國五年，駐扎鄭家屯之日軍，因細故包圍華軍營房，反要求我懲凶道歉。

民國六年以後，日本乘中國內亂，組織銀行團，借款與中國，計有：吉長鐵路借款，吉會鐵路墊款，吉黑金鑛森林借款，東北四路墊款等總額，幾達五億元。

民國七年，俄國革命列強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援助白俄；日本與中國訂立軍事協定。

民國八年，中日軍在長春衝突。

民國九年，因韓人燒毀琿春日領館，日本派兵殺戮韓人二千餘人，華人二百餘名，燒毀房屋教堂一千餘所。

民國九年，日軍與俄人在廟街衝突，無故扣留我國軍艦，要求我國道歉了事。

民國十年，訂立中日國境協定。

民國十一年，日本誘吉省政府訂立天圖輕便鐵路合同。

民國十三年，日本出兵干涉郭松齡與張作霖之內戰。

民國十四年，訂立吉敦路墊款草約。

民國十六年六月，日本內閣總理田中義一召集東方會議，決定對華『滿蒙積極政策。』

是年八月，又在旅順召開大連會議，決定干涉中國自造鐵路等政策。

是年木溪湖日兵慘殺華工，復向張作霖要求吉會，長大，洮扶，通海，昂齊五路之敷設權，張氏許之，遂成立諒解。

民國十七年，國民軍渡河北進；六月三日晚，張作霖自北平出關，車抵北甯路與南滿路交叉點之皇姑屯，被日人炸死。

是年國民政府統一關內，日本屢次警告張學良不得聯絡。至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易幟，日本大為不滿。

十八年，日人因張學良不允立即修築五路，召開海蒙會議，決以武力脅迫。

民國二十年，萬寶山韓人強開水道，淹沒農田；華民反對，日警開槍，並加派守備隊搜掠地方；又在朝鮮作反宣傳，鼓動韓人暴動，慘殺華僑千餘人，損失在千萬以上。後復虛構中村事件，於九月十八日襲取瀋陽。數日之間，東北遂盡入日人之手。以上為歐戰以後之對日外交事件也。

旅大與烟威(續)

蔡·競·民

防 務

駐軍一旅，分紮各市區。東西砲台各一，築於東山及西山。東砲台大砲數架皆已毀壞，亦無駐軍；西砲台地勢優勝，設備完整，駐有砲兵。陸軍第廿一師軍備充足，士卒精銳，確係勁旅。烟台港內時有中國軍艦來往，其任務為何，我亦渺然。今春滬戰時，該艦(東北艦隊之一部)行動殊甚可憐，一時一刻均均在倭艦護衛(?)中，尚何論防務哉！

農 產

烟台係一市區，農業當不發達；其附近各地農產水菓甚豐富。高粱、包米(玉蜀黍)、小麥、花生、馬鈴薯(年收二次)等盡係大宗出產。水菓如瓜類都有，蘋果、梨、葡萄、山楂、櫻桃、杏、李等，不但出產富饒，且味口特佳，而價錢又廉。尤以今年水菓價特廉，因市內今夏禁售水菓，菓商又與海關發生風潮，不得出口，故梨子售五枚一斤，蘋果僅八枚一斤；一般菓商及園戶莫不叫苦連天。

工 業

此地工業尚稱發達，張裕釀酒公司、通益精鹽廠、永康造鐘廠等，均係國內僅有之實業也。茲將工業情形錄下：

髮網及花邊 此項工廠計有數十家，盡係女工，約四千名，為烟台貧家女子增加一項生產力；其出品全銷於海外，佔烟台輸出品之重位。

釀酒 張裕釀酒公司專釀葡萄酒、白蘭地等酒，有東西二山種植葡萄，專為釀酒之用(有陳至四十五年之酒)，公司內部組織之範圍很大；去秋一場火劫，焚燬殆盡，營業幾不能支持。當其焚燒時，一部份酒池暴裂，佳釀若山泉自陰溝流入大海，久涸之山溝亦為之潤澤，大有酒河之稱。據云其存酒除焚燒損失不計，尚可銷售十五年。烟台啤酒公司(醴泉啤酒公司)範圍亦屬不小；然比之張裕公司相差遠矣。

其餘工業不及細錄，茲僅錄其製造品如次：時鐘、乾電瓶、繭綢、精鹽、火柴、麵粉、燭皂、罐頭食品(以梨膏及各項水菓、海產為多)，皮革、草帽、繩等，都係大宗，銷行東三省及各地；他如機冰、文具、陶土(即土坯、山土做成晒乾，不入窯燒，用以建築房屋，雖富有

之家亦用之)等皆售於本埠。

絲業及漁業

繭綢係山東獨有之出產，以野蠶絲織成，可製西裝，產地僅膠東一道，其銷行以海外為大宗，烟台祇為其出口之市場，烟台之繭絲業，昔甚發達，後以捐稅雜重，羣商相率遷往安東，因此烟台之繭絲業頓形減色。近年因海外市場不佳，絲業萎靡不堪，烟台之商業受一打擊，繭綢係一種厚料，用以製西裝者，尚有單薄者，名府綢，用以製內衣，因其出產以濟南府屬地為多，故名府綢。真府綢係純黃色無條紋之絲織品；市內所售之棉織府綢，乃係冒名。烟台昔本一漁村，漁業發達，自古已然，之罘，腔峒諸島居民，幾全為漁戶，祇惜捕法不良，尚待改進。腔峒諸島因漁戶男子捕魚溺斃者甚夥，有寡婦島之別稱。此地海產甚豐，有海蜆，蟹，對蝦，海參，海狗，海菜等；魚類有鮫魚，比目魚，大頭魚，鯊魚，黃花魚，加吉魚，偏口魚等。漁人每在口外見鯊魚而不敢捕捉，一因無良好漁具，一因迷信所制。

商業

烟台對外貿易，除花邊髮綢，花生，繭綢等銷售海外，水菓等銷行滬津外，則以東三省魯人呼曰北地為大市場，商戶四千餘家，幾全有分號；或有往來之商號在東三省。魯人貿易於北地飽囊而歸者不勝計數，膠東富足匪氛不熾，此殆其原因之一也。由此觀之，他日皆能將我國各邊荒開發，各省人民借往經營，則我全國匪氛自滅，衆人皆得富庶矣。去歲東省事變，海外市場又衰落，烟台之商業遂萎靡不振。烟台之雜貨舖，綢緞莊，花邊髮綢莊，進出口公司，行店（代客賣買雜糧水菓等之店家）甚發達；北大街朝陽街店家，十之七八為難貨舖及綢緞莊，東馬路一帶幾全為髮綢花邊莊。此外火險事業及錢莊（詳金融篇）亦甚發達，市內房屋約十之五六係保火險者；先施，仁德，聯保，太古等火險公司，均是聲名昭著而營業發達也。

金融及度量衡

市上通行之錢幣與上海一樣，惟紙幣不能通行他埠，行旅必先兌換申票或現洋，殊甚不便。銀元票烟台中交兩銀行發行；角票昔皆由各錢莊發行，近因徵稅問題，各莊將所發之票悉數收回，在商會內焚燒，以示抵抗；現交通銀行在烟台發行十萬元角票，市內現在流行者，皆係此種。烟台之銀行祇中國，交通，匯豐三分行，錢莊計有五六家，內分銀號，票號，匯兌莊等名目，其主要業務係賣買金銀（此地名為做金子，所做者若日金，老頭票等，自九一八事變，各商為抵制日貨所迫，此業遂漸冷淡矣），發行角票，匯兌銀款（以東三省營業為最多）及存放款。最近省府令本埠推行新制度量衡，不久或將實行。現在市內通行之尺度，每尺較營造尺小一寸；什糧若上海米則以包計，藜荳等以斤計；有以斗計者，如大米每斗重三十八斤，有時隨時節而增減，然為數甚小，無大出入，姑不記之。秤有建秤，潮秤，公益秤之別，普通皆十六兩為一斤，鎊秤亦甚流行。

稅收

稅類有關稅，鹽稅，印花稅，菸酒稅，硝磺稅，營業稅，地稅，統稅，執照稅，屠宰稅等，此

外本埠公安局爲利益(?)屠戶計,特設屠宰場一所;以每頭計,屠猪五角,宰獸一元,凡屠猪宰獸必由該場承辦,否則處罰,公安局可謂善營業也矣!此事迭經屠商反對,激起罷市,卒無效力,於今夏成立矣,其餘雜捐,自不必說,烟台公安局年有一項最大收入,而烟台之商業亦因此生色不小,即每夏美國太平洋艦隊一部來烟避暑一季,其與該艦營業者,以投標法承辦計分飯店,旅館,製衣,理髮諸類各類,以投標額最多者爲承辦人;再如跳舞場,妓館(名夏令妓館,事爲美兵而設,鮮接華人),飯店等又有所謂特捐者;計夏令一季,其收入當在十萬元以上,而商家亦有以此一季之貿易收入,足供一年之用者;故專與美兵交易之商店,華人幾無光顧者,因畏其價特昂也。

塞 外

馮 澄 譯

是在一個有金松點綴的山脊最高處,嬌娜蘭特爾停止了其所馭的匹馬,悔恨和恐怖交互地開始襲擊她稚嫩的心靈,她凝視着她面前一排廣漫而又朦朧的山嶽出神了。

“傑姆他並未欺騙我!”她憤悔似地說,“他真毅然去幹了,他真一直向邊疆上去了,……唉!我爲什麼譏誚他呢!”

的確,那地方很荒野,是伊達賀南方的邊地,爲了那兒還近乎原始時代,所以那時西方的開闢者,也不大去注意,但是,金錢的追求,迫使各式各種無紀律的遊牧民羣紛向加利福尼亞——距離伊達賀不遠的一個地方——移殖,由於伊達賀人富有挑撥性的防禦,人類最不幸的黑潮的逆溯終於由醞釀而爆發,不惜以血換取金錢的奇事便時時在軍營中發生,而金錢追逐者,獵者,以及許多人們戎裝相見的機會也就更多了。

嬌娜曾和傑姆克雷夫非難過,這使他慘然地感到後悔,嬌娜是個二十歲的姑娘,碩長而結實的身軀,紅潤而帶黑的臉孔,在在足以表示一個健康處女的特徵,她生於密沙列,那裏是她父親有過職業而且是很有聲名的地方,她一直在那裏生長着,直到她父親臨到了像許多別的人們一樣的以彈丸自阻其生路的時候,嬌娜便不得不轉而受庇於她的一個伯父——對於金錢的追求已灰了心的伯父,——她生活史的後半部呢?却完全是在荒蕪的邊疆上消磨,

她已向傑姆所走的方向追蹤幾哩路了,現在她下馬去察看他的足跡是不是和她理想中一樣的鮮明可辨,他離開這小村落大概是在太陽初昇的當兒,這是有人告訴嬌娜的,而且說是親眼看見他騎着馬走的,那麼他也許還停滯在路上,因爲這時剛不過正午呢,嬌娜在這般的默想,她對於他的無謂的畏懼和惹人生厭的無決定是看慣的了,她很原諒他,但,這却是椿不解的事——雖然傑姆是可喜而又可愛的,而他自從和嬌娜相識以來,却從未深切地顯示過他的特性,嬌娜站在她的馬旁,癡望着遠處模糊的山谷,她是勇敢,富冒險性而且有決斷力的,往常除精於騎射外,自己的身體也很知愛護,現在她不願有任何人來勸止她不可走的太遠,她的唯一的目的是在追找到傑姆,講到傑姆,他的幹事,原是每每要遭後悔的,這一次,却是

例外。她開始回憶他清癯而蒼白的臉——蒼白得連臉上的斑點都很清淅地全部顯出——却襯着雙溫柔和藹電一般閃爍的眼。啊！是多麼淒寂而又漠然的一張臉啊！她又想到他倆間對話的經過，往事像流水般在她腦海中重映，她已深深地浸沉於回憶之淵了。

是一個東方未白之夜，嬌娜在貯候着傑姆。她承認他是超出乎小村中幾個別的青年之上，這，她絕對不信他會對她表好感。傑姆是凡事不稱心的，除了能愛護嬌娜以外，但結果依然使他不稱心——原因正為愛護得太過份了。

當嬌娜想到傑姆是在怎樣地愛她的時候，整個的夜的憧憬便充滿了活潑。她獨坐在靠近矮屋的幾棵松樹之下，地上的人影漸漸地在濃，是全部籠照在月光照耀裏。她靜聆着田野間唧唧的蟲鳴，遠處傳來村婦們的諠笑，小溪中潺潺的水聲。但傑姆他今晚却意外地姍姍來遲了。依着她伯父所暗示他的途徑，他時常淹留在那隻會客廳裏——那在不久以前把這小村落的安靜破壞了的客廳裏——小村落的日趨繁榮，使嬌娜深深地感到不滿。會客廳中充斥着不少陌生人，是粗暴而厲聲的醉漢，在從前，人們到鄉間的店舖中去原是樁快樂的事，而現在却不然，似乎很不幸，不知怎的，傑姆他竟也狃安於這種新的現狀裏，而且依舊是行若無事的。這不能不引起嬌娜極度的刺激和憤怒了。突然，她離開了她的座位，她不願再等他了，她打算於見面時對他發洩。

正在那時，她背後起了陣輕微的聲悉，等不到她的回視，她早已被擁在一個人的強有力的臂膀中，熊狀的緊緊的擁抱逼使她的身軀彎向後，以致既不能掙扎，又無從叫喚。在黑暗中一張臉正移向她的臉——逐漸地接近！甜蜜的長吻封鎖了她的眼，灼紅了她的頰，而最後是狂吮着她的櫻唇。這一切，使她感到自己是受了異樣的某種作用，於是她纔恢復了常態。

支配在驚駭與羞憤之下，嬌娜蹣跚地旋轉了她的身子，她眼前是這樣地昏黑：她簡直看不清那人是誰，即使她認識，但，一陣狂笑終於洩露了那人的祕密，他是傑姆。

“你以為我是無勇氣的罷，”他說了。“你在想什麼？”

嬌娜立刻怒不可遏了，她恨不得把他殺死，她從未與他以任何權利，從未與他以任何允准，從未讓他相信她是在傾向他，而他竟敢——！熱血在她雙頰中沸騰，她憤恨他，而自己也非凡難堪，因為，不知怎地，這些她所不甘受的長吻是與她以莫名的苦痛與羞辱了。領略於吻的震撼填滿了她整個的軀殼，她自知已恨他入骨。

“你——你——”她顫抖着喊。“傑姆克雷夫，我倆間的一切是完了！”

“的確我們沒有開始過甜蜜的吻，”他慘然回答。“那比一頓大菜還好呢……我是不悲觀的喲！……上蒼鑒鑑，……我是……吻了你！”

他急促地呼吸着，依稀的月光下，她可以看到他的臉是變得怎樣的慘白；她意識到他已變態——一種冷峭而茫然的態度。

“你將受到苦痛，”她說。“我和你是再也沒有甚麼事可做的了。”

“就這樣，可是不，我不會感到苦痛的。”

她懷疑他也許是喝醉了酒；傑姆是從未注意過酒的，這似乎是他唯一的美德。一經回味到他的吻，她纔恍然他並不會喝過酒，但她總覺得他有些異樣，雖然她不能測度其所以然。他曾自問過有吻她的權利嗎，如果他再敢——她顫慄了，不單是忿憤，她打算給他番教訓。

“嬌娜，我吻你，爲了我不能再做賤丈夫，”他說，“我着實愛你，而且沒有你不行的，願憐我一點罷，等候着幸福的來到罷，……我將——”

“永不！”她殘忍地喊，“你是絕對幹不成好事的。”

“我！但是，”他被激動了以後，自辯的說，“我原很愛幹事，可是自從——自從遇到了你，我便失去了我的主宰，爲了你，我簡直癡癡，你引誘着別人向你追求，而有些人還不願——唉！整個的過去我是因之而病！這種的狀態，在我心坎裏是很久了，至於現在呢，簡直變了妬忌，給予我個機會罷，嬌娜！”

“怎麼？”她冷酷地盤詰，“我怎麼！你是庸懦的，你是不能工作的，你浪費了即使是你辛苦換來的一些汗血，除了烏鎗，你再也沒有甚麼，除了射擊，你是再也不會甚麼的！”

“也許不久就有事做呢，”他敏捷地答。

“傑姆克雷夫，你是決不能的，甚至幹壞事，”她繼續着她恣意的嘲笑。

到了這一步，他便裝成了凶悍的姿勢，他睨視她一眼，“嬌娜蘭特爾，竟然你這樣想”他發問。

“真是這樣想，”她說，她的長時間的諷調激得他忍無可忍，她倒覺得這事很有趣，便把怒氣漸漸地降低了。（未完）

邊疆消息

石青陽談康藏糾紛前途

政府應派大員前往實際考察 達賴代表負責聲稱極願和平

南京 蒙藏會委員長石青陽談，現川康邊防軍與藏軍現仍在前方相持，並無戰事，關於解決康藏糾紛辦法，一方應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各就原防互不侵犯，一方應由政府選派大員，前往實際考察，以作解決根據，免爲文電所欺，據達賴代表負責聲稱，彼方極願和平，並詳電蔣委員長，報告一切，外傳有外人爲背景，並設大西藏國之說，均非事實，至東省被暴日強佔後，境內之少數蒙族，不免受其蹂躪，現除派員以文字宣慰外，並令各盟旗充實自衛力量，以禦外侮。（二十九日專電）

藏兵反攻西康

受川戰之影響 已於三日開戰

南京 西康民衆代表駐京辦事處八日接西康總商會等電，川戰開始，藏方即乘機反攻，大兵雲集同普等處，由葛倫阿丕指揮，前鋒進迫拖崗一帶，三日已與我前哨發生接觸，情勢異常危急，康人擁護中央數年於茲，若數百萬人生命財產，仍屬毫

無保障，則不勝失望，務請據情轉呈中央，乞予設法，以保人民。

西藏內部糾紛

國民新聞社八日喀爾喀特電，頃接續訊，達賴喇嘛係於九月十五日離拉薩，其時西藏中央及北部三大喇嘛廟，反對徵發喇嘛入伍開往西康作戰計劃，起兵抗命，要求將達賴座下處理政務之喀薩堪布撤職懲處，因徵發喇嘛作戰否則報効軍費之謀，係該堪布所主張，據聞即達賴本人，亦不贊成，於是該堪布遂奉達賴出奔，北走索和喇嘛廟，(譯音)今聞該堪布一黨，已被逐走，達賴遂復回拉薩，料三大喇嘛廟所請懲處一節，當已照辦矣。

北平 西甯電，海南土族反正，藏兵後退，玉樹附近無敵蹤，達賴表示嚴拒班禪返藏。

外蒙赤化軍隊攻擊呼倫貝爾

哈爾濱 外間盛傳外蒙赤化之哈爾加蒙人及駐外蒙之布里亞族軍隊現攻擊內蒙之呼倫貝爾，其目的乃欲宣布全蒙自治政府，此訊如確，極有關係，恐將與「滿洲國」發生嚴重糾紛，因布里亞乃西比利亞東部之部落，向服役於蘇俄常備軍也，(六日路透電)

滇省整理幣制

(本報四日南京電)李培天談，龍雲擬以二千萬現金收買八千萬舊幣，整理滇省幣制，并鑄新輔幣，以利流通。

中央制止川亂派員入川宣撫

戴傳賢否認被推入川

南京 中央以川省情勢益趨惡化，各報競傳戰事業已爆發，除她嚴電各方，制止一切軍事準備，聽候中央命令處置外，並擬推選大員入川調查糾紛癥結，就近勸止各方，以國家民族為重，勿為閥牆意氣之爭，遺國家百年之禍，此項人選，外傳有推戴傳賢前往一行者，惟據戴九日語記者，否認被推入川，並謂本人舊家，雖在成都，惟數年內尚無回川之必要云云。(中央社)

楊森等態度不明

南京 劉文輝廿四軍駐京辦事處九日發表該處接重慶庚電，略稱劉湘派許堯卿旅星夜開赴渠縣，威脅楊森與李家鈺羅澤洲一致行動，楊尚未表示態度，又成都庚電，八日晨劉文輝召集在省官佐四百餘人訓話，只要中央嚴令制止川亂，本軍抱定致力國防宗旨，絕對避免內戰。

劉文輝力避戰禍

南京 劉文輝電復京滬川同鄉，但可和平永保，必不彈委曲求全，即使人不我諒，事出有因，輝仍當竭力引避，用副初衷，不致釐由我開，甘為戎首。

劉湘撤消沙市行營

漢口 劉湘令駐沙市總部行營，撤回宜昌，廿一軍航空第一隊回川，駐宜昌郭勛旅，四日起分批回川。

開發西北問題

考察經費擬募集公債

南京 內外實教四部會議對開發西北問題，迭次開會，已決定各派經濟、實業、教育、外交各專門人才三人至五人，先赴綏遠、甯夏、甘肅、陝西、山西等省考察，俾定開發步驟，並因經費無從籌措，擬請政府將清理全國積欠之教育經費六百萬元撥充此項基金，由政府發行公債，向各界募集。（二十六日專電）

青海潰兵竄擾連川

北平 平涼電，青海某部隊譁變，潰兵竄擾連川，姦淫擄掠，屠殺極慘，宣署派王子儀團，三日往剿，中央撥給青海槍械到平涼，護械專員王義才，三日晨押護西上，計十日可抵西甯，馬匪忠楨盤踞硝河城，為害行旅，隴東綏靖部派兵痛剿，西平大道已通行。（五日專電）

察省之教育與防務

催送學生。（察省通訊）察省教育廳近據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呈稱，案查本校蒙旗師範班招考定於八月間舉行，業經呈請鈞廳分別轉知各旗羣總管保送學生到校應試在案，茲屆考期已據函送者，僅有阿勒、唐格、勒爾等十名，依照定額所差尚多，假期瞬將終了，擬定於月杪續行招考，理合呈請鈞廳鑒核轉催各旗羣總管務即先期照章保送學生投考在案，現在為期已久，僅來學生十名，顯係意存觀望，應特分函各旗總管，總管依照原定資格至少選送學生四名於未閱學以前，前往該校報名投考，事關蒙旗教育，幸勿延誤云。（聲）

商討移防（北平專電）宋哲元今日宴馮治宇、秦德純等，席間對將來移防察省事有所商討。

日本武裝移民東北

發起組織護國義勇軍 施以嚴密軍事訓練 準備將來對外作戰

華聯社八日東京電 荒木中將、小笠原中將、鳩山文相、永井拓相、永田市長及柴田書記官長等所倡辦之護國義勇軍，今晨十時半在永町文相官邸開發起人會，決定由青軍團及學生挑選組織護國義勇軍，計劃加以嚴密之軍事訓練，分北海道、東北、關東、關西、山陽、山陰、九州四國、韓國及台灣等處均設分部，各分部置一總指揮官，本部設在東京，為次鄉軍之後備軍，準備對外戰時之用。

東北經濟併案擬就 由滿鐵理事十河攜東京

電通社八日東京電 滿鐵之十河理事因關於日滿經濟統制之具體案已作成，且已得關東軍方面之同意，故今晨由此往東京，十河理事攜京之該具體案要綱如下：（一）不得壓迫日本內地之產業事，（二）專事生產原料品事，（三）注重於特殊工業事。

華聯社八日東京電 在東北之日僑商業會議所，今日在安東開第十六屆聯合大會，各地均派代表參加，議案二十項中，關於日滿特別稅關案有七件，皆要求日本應比他國有特別履行之提案，其他關於經濟併吞案亦居多。

新西北季刊

第二期出版 每册二角

發行所 上海拉都路三百十七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人民週報

定價 每期三分半年七角

社址 上海勞神父路五六四號

日武裝移民團抵大連

遠東社八日東京電 日本東北地方十一縣在鄉軍人之武裝移民團計四百三十二名，今晨七時由神戶抵大連港，該團由日本現役軍人市川中尉所領導，今日乘九時五十分火車離大連赴瀋陽後，再轉目的地松花江一帶，此行均得有日政府充分之補助費及周密之計劃，在軍部指導下為第一次之武裝移民，頗堪注目。

本社息消

紀事

九月中旬，內政部長黃紹維來滬，本社派汪揚前往接洽，十月十二日，汪揚等到南京接洽社務。

公告

- (二十二)本社成立大會，決于本年十二月四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上海慕爾鳴路昇平街鴻遠里二百〇三號總社開會，同時選舉第一屆社員代表大會代表。
- (二十三)第十五次審查委員會通過陳厚儒為普通社員。

社員通訊

蕭俊英

諸位先生：—

淞滬戰役的開始，就是我投筆從戎的紀元，素未受過軍事訓練的我，一旦要去同強寇對壘，螳螂當車，未免不自量力，但是，先生們，我們湖南人是什麼都不怕的，說做就做，一直到戰事的結束，我才到杭州來。

至於這次戰事的成敗，我不敢妄下批評，不過我個人却因這回戰事而徬徨了！先生們，你們是知道我

先前是在天一影片公司的，但是戰後歸來，就不能照常供職，不得已，去請求趙君邁團長保到浙江警官學校，呵，不幸的我，又恰逢該校招生以後才到，不消說吃了閉門羹，在時候的我，真是茫茫如失路之羊，朝不保暮了，未了，我就決定來投軍，現在，謝謝上蒼，我已經是武裝的戰士了。

從烏煙障氣的開北吳淞，跑到山明水秀的西湖來，精神上確實得到許多安慰，但是一想到東北的烽烟，一想到不能到社裏來工作，就不覺黯然，所幸此地的官長士兵都很好，雖懷報國之心，而無追風之力，也就只有隨遇而安，再作道理罷了。

在軍中的生活，並不同一般社會人士想像的安適，也許我們過的是新兵生活罷，每日早晨五點鐘就起身了，一天幾遍講營三遍操，異常的疲乏，有些同志，聽說我們不久就要開出去打共產黨，嚇得連夜逃跑了，但是未逃跑的同志，仍是很精神的操練，說也奇怪，我的身體在這不知不覺中也長大了好些，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提倡體育和學堂實施軍隊化的重要。

先生，我雖然不能到社裏來工作，但是我時想為社盡力，我在無事的時候，就同一班士兵宣傳殖邊的重要，我想假若中國的軍隊個個能知道他們的本分和防邊的责任，而且個個都願駐崑崙，紮沙漠的話，那麼不但中國經濟解決了，就是內戰也可以消滅，先生，當我在上海時，聽見汪先生對我說屯田制的時候，我是如何地憧憬啊，假若天假之緣的話，假若我們大多數武裝同志都覺悟的話，我們也不是可以屯田嗎？社中近來有什麼新消息嗎？唉，因為衣食的問題，因為出路的問題，而到杭州的我，那一天不希望社裏有些消息告訴我呢。

先生，現在，我不希望別的，我祇希望諸位殖邊的同志，不要同我一樣，因為環境的惡劣，就離開了殖邊路線，至於我，我可以發誓的話，我始終是要向這條大道進行的，此致

革命敬禮。

蕭俊英 杭州陸軍同袍社

中國軍用

自製



上等各種軟木塞

精美優良

推銷全國

訂章詳

函索即寄



廠址

上海西門唐家灣

經理處

上海博物院永興洋行進口部

中國殖邊社徵稿規則

- 一 無論社內外人士向本社投稿皆所歡迎
- 二 本社徵稿內容以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甘肅寧夏西藏西康四川青海雲南貴州廣西及印度安南朝鮮台灣南洋暹羅緬甸日本俄國等地之歷史地理政治宗教種族風俗方言文字經濟農工商業物產交通教育地質之調查開發之計劃應用之科學及其他各種有關係之論述圖表通訊為限
- 三 如有對於本社各種設施及事業發表意見亦得致寄本社
- 四 凡與本社宗旨相同之團體或有意討論與本社宗旨有關之問題者皆得與本社通信
- 五 第三及第四項所列稿件概不致酬但有週密具體之計劃經本社採用者不在此限
- 六 本社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如不願者請先聲明
- 七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須寄還請預先聲明並附郵票
- 八 翻譯稿件請將原書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址詳細註明
- 九 稿件發表時署名自便但請於信內署真姓名及地址並蓋章
- 十 來稿未經他處發表者經本社發表後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五元但有特別價值者著作得另議
- 十一 圖表照片等酬金從優另議
- 十二 各種酬金於每月底付清
- 十三 來稿經本社發表者其版權歸本社所有但不受酬者不在此例
- 十四 來稿之文責由作者自負
- 十五 社員來稿儘先擇尤登載概不致酬
- 十六 本規則得隨時修改之

本刊廣告規則

- (一) 廣告性質須純正經本社認可方可登載
- (二) 本刊廣告暫分三種：
 - (甲) 普通 每期五元
 - (乙) 全面 每期十元
 - (丙) 底封面全面 每期十二元
- (三) 短期廣告費須先惠長期半年以上有定單者於每期出版後收費
- (四) 短期實價半年以上九折全年八折
- (五)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二份
- (六) 廣告版式由刊戶按期遞送更換如須本社代為繪圖製版其費另加
- (七) 本刊廣告注重美化若來稿認有須修正處得酌量刪改或更動
- (八) 本規則得隨時修改之

寧法租界 孫緯才父子醫院

(專治) 花柳科 肺癆科 皮膚科

(設備) X光，太陽燈，透熱電療機，克羅梅亞燈，蘇羅

克司燈，富爾國電機。

(診例) 上午八時起下午七時止星期照常門診六角

SULFARSENOL

苦痛無毫

險危無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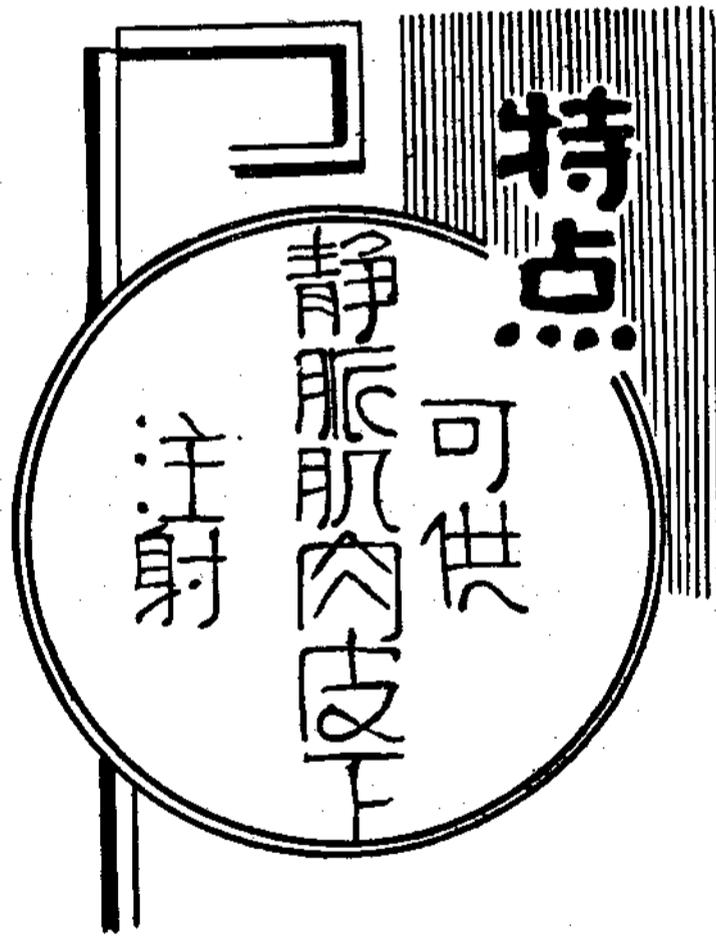
改良

新

六

〇

六



理經總行洋興永商法 漢口天津 海上

■ 同胞國熱心科學者注意！

▲提倡實業救國！

▲促進經濟發展！

▲灌輸科學知識！

▲介紹生產新法！

本刊以提倡實業，促進生產，灌輸科學，發展經濟為宗旨，內容計有工業，農林，畜牧，水產，礦務，墾殖，物理，化學，電氣等之著述，研究，常識，淺說，各地實業狀況，富源調查，科學消息，發明紀事，國產介紹，等項，資料豐富，為國內唯一之實業刊物，全年十冊，紀念期內預定國內祇收一元，國外二元，寄費免收，

△實業雜誌社總社廣東瓊州海口

徵求文稿

本刊徵求文稿以關於實業科學方面為範圍如承海內外各界人士惠賜佳著無任歡迎但每篇以二千字為限報酬從豐

定單

茲奉大洋 元定閱
 貴刊 年 份請即填發定單
 并按期寄下為荷此致
 實業雜誌社
 姓名
 地址